



魅力，由东向西

访“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上的几位戏曲艺术家

□ 浅浅 忻颖



■ 史依弘

2006年1月，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了一场“魅力东方——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这是中国京剧、越剧、沪剧和豫剧四大剧种首次站在世界顶级音乐舞台上，联袂展示中国戏曲的艺术魅力。

史依弘：

华丽贵妃坚持走圆场

每次和别人聊起这次访问演出，史依弘总是很兴奋：“在此之前，虽然著名京剧老生于魁智也曾到金色大厅表演过，但像这样全方位展示中国戏曲的演出，还是头一次。能通过我微薄的力量让更多的西方观众了解并欣赏原汁原味的中国戏曲，我很骄傲。”

如今在各类电视节目上，观众总能看到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操一口流利京话、穿全副京剧行头开唱，似乎京剧已成为世人熟

知的剧种了。可事实上国外对于京剧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了解的人少而又少，除了一些华裔观众，外国观众对于京剧几乎一无所知。”正因如此，虽然此次演唱的只是《大唐贵妃》的选段，但史依弘坚持要穿京剧最正统的贵妃服装。她说：“我相信，对于第一次接触京剧的外国人来说，最传统的京剧服装肯定具有最大的魅力，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最古老、最美丽的中国文化。”

几乎所有去国外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体都会遇到文化差异这一问题，此次也不例外。尽管演出组事先做足准备工作，不但带上了琴师、化妆师，还将整套行头也带进了金色大厅，可还是遭遇了一些麻烦。

最大的问题在于“舞台”。金色大厅是世界最古老的音乐厅，由于它是专门为音乐演奏建造的，所以原本不大的舞台几乎都划给了乐队，而提供给演员的仅有一平方米不到的站立台。这方寸之地，连舞台也称不上。最麻烦的是，乐队的位置在大厅建造初始就被牢牢锁定在地上，不可能挪动。“当时我们的现场导演和大厅负责人协商时，双方都不肯让步，差点就演不成了。”史依弘激动地说：“我当时再三和他们解释这是一次表演，我不是清唱，而是要穿着戏服演唱。京剧是唱做并重的表演，既然穿了戏服，就不能像歌剧演员那样站在舞台上傻唱，这不但对外国观众不尊重，对京剧本身也是一种糟践，我最起码要在出场时走个圆场吧！但是外国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衣服仅仅代表一个角色，和唱本身没有多大



■ 茅善玉

关系，只要在说明书里写明角色出处，唱的是什么故事就成了。”

不过最终是剧院方让了步。他们特意拆了三排观众席。“然后我就绕着乐队象征性地走了个圆场作为出场。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坚持是必要的。”史依弘说。

虽然遭遇了一些磕绊，但中国演员的精彩表演还是征服了全场观众，全场掌声经久不息。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卢永华在演出结束后连声称赞，并称此次“维也纳新春音乐会”为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做了一件好事。据奥中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介绍，由于演出当天引起巨大反响，第二天奥地利总理府许多官员纷纷打听演出的盛况，为错过观看中国戏曲而感到懊丧。

还有一件事让史依弘始料不及。“她是奥地利大使的一个朋友，服装设计师。演出一结束，她冲到后台要我把身上的戏服留给她做纪念，甚至当场就要掏钱买，说中国戏曲服饰的美让她感到‘惊心动魄’。看她那么喜欢，我真的非常高

兴，但因为戏服是京剧院的，我只能告诉她可以去中国买。”有了这么个小插曲，史依弘更加坚信中国戏曲能为世界所接受：“其实中国戏曲的美就像是藏在深闺的女孩，只有让她走出去，她的美才能被世界所认识。”

茅善玉： 经典的作品久演不衰

古朴宁静的乡村生活，白雪皑皑的冬日街景，古老威严的欧式建筑，让茅善玉的首次奥地利之行充满惊喜。可惜由于演出时间较紧，她来不及饱览维也纳的风光，而金色大厅成为她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地方。

茅善玉原本以为，金色大厅肯定是一座伟岸高大、金碧辉煌的音乐厅，但到了维也纳，见到了“真面目”后，多少有些失望。“真的不是很大，演出场地也很狭窄，我们还抽空到台下去看看座位，也是非常拥挤的，整体感觉甚至觉得陈旧。”

不过，当茅善玉站在金色大厅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才感受到了其雍容浑厚的“经典”魅力。为何一座现在看来并非“出类拔萃”的音乐厅会依然风靡世界，每年观众络绎不绝，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其是一个经典。茅善玉解释道，“这其中有几百年来历史文化的沉淀，这些文化底蕴就是她的经典所在，所以它可以一直保留下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仰慕。文艺作品也是一样，

通过一代代演员的打磨，加深人们对经典作品的印象。”

在金色大厅，茅善玉表演的《紫竹调》让人难忘。为什么偏要选《紫竹调》呢？茅善玉坦言是看到了经典的共通之处，认为即使对沪剧完全陌生的观众也会喜爱上《紫竹调》。“以前观众每次都会点唱《金丝鸟》，我一直担心是否过于重复，可我现在认为，正是因为它的经典，才会受到大家的喜爱。《紫竹



■ 钱惠丽、单仰萍

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每年新年音乐会都演奏，但人们还是会去欣赏它，所以说经典还是很有魅力和市场的。”

此次中国戏曲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球，为金色大厅的新春舞台增添了一道亮色，国内的反响也很大。茅善玉非常高兴地说：“我每天回来都会接到各方朋友的来电，对演出表示祝贺和喜爱。”

然而，作为上海地方剧种的“掌门人”，她想得更多的是此行的意义。“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不过人们也喜欢经典的东西，我们需要

调》、《金丝鸟》都是令人百听不厌的作品，应该保留，而每个时代演员的诠释和理解又是不同的，所以没有必要担心重复。”

对于国外演出的成功，茅善玉保持了冷静的态度。“沪剧毕竟是地方戏，语言既是它的特色，也是障碍。我们还是要以上海为立足点，在这个基础上向外发展。这次演出的《紫竹调》，虽然简单，但旋律上口，传唱面广，我认为它能代表沪剧、代表上海。只有经典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单仰萍：

想把《红楼梦》搬过去

虽然登上了金色大厅的舞台，但单仰萍仍然感到有点遗憾。这次她与钱惠丽合唱经典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钱惠丽还另外表演了一段《金玉良缘》。“越剧的经典唱段大都比较悲切，选这两段主要是出于喜庆的考虑。虽然它们也能代表越剧的特色，但毕竟有点局限。”

与史依弘比，她们遇到的磕绊更大一些。她们这次带去的版本是以前旧有的交响乐版本，在与国外乐队合作中出现了麻烦。由于没有民乐主音，她们不知从哪里开唱，增加了排练的难度，练了好几遍还是没感觉。“后来指挥说，上台后我会给你们手势的，我俩这才战战兢兢地完成了演出。”如果说音乐的问题还能克服，那唱得少也是个大问题。“这次我就唱了四句，实在太少了！真希望下次能把整台《红楼梦》搬过去，将越剧魅力完整地呈现出来，弥补一下此次的遗憾。”

“在多瑙河旁，美丽的蓝色多瑙河旁。”诗人卡尔贝克的诗句给了施特劳斯美丽的灵感，那首脍炙人口的《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旁》也成了奥地利一张无形的名片。单仰萍说，以前只是听闻奥地利的音乐盛名，如今亲见当地人文风景，才深感音乐早已融入到奥地利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乐坛高手，美妙旋律，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更多的则来自于音乐爱好者的欣赏、理解和尊重。“我觉得他们是真的爱艺术，所以才会自己花钱来欣赏，而且无论是从艺术素养，还是鉴赏水平，他们都是最棒的。希望国内如此优秀的欣赏者多些、更多些。”